

偷得浮生半日闲

□张喜歌

三十多岁,正是工作、家庭都要兼顾的年纪,终日的奔忙让人像陀螺似的转个不停,早已模糊了生活本该有的模样。

难得一次不用接二宝,白露刚过,下班后时间尚早,顺道拐去了街边的公园。因为是工作日,公园里难得的安静,偶尔遇见的三三两两的人多是周边社区里的老年人,坐在树荫下全身心地享受着这温润而惬意的初秋时光。阳光,透过树荫洒落在他们身上,仿佛将一生的经历都沉淀成了隽秀的诗行;日子,倏忽而过,在他们这里似乎又凝聚成了可以疗愈生活中所有坎坷的慢时光。

不远处的凉亭煞是热闹,是一群票友聚在一起听戏呢:唱戏的人无关于专业人员与否,认真拿捏的腔调悠扬而婉转;伴奏的人亦是有板有眼,架势丝毫不输专业伴奏团队;台上的人唱得用心,台下的人听

得仔细,不管哪个年龄阶段,他们一定都是一群热爱生活的人。看到他们的状态,特别能安抚人心,仿佛什么事情都不必着急,一切都可以慢慢来。

放慢回家的脚步,全身心地沉浸在小城初秋的时光里:艳阳下,碧空万里,白云悠悠地飘荡在偌大的天空里,像是孩童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,纯净而美好;蓝天下,赵王河畔滋养出的睡莲自在地生长着,曾经傲娇的睡莲随着秋的到来已然退出了舞台,深绿色的睡莲叶便成了撒欢儿的宠儿,环顾四下初现秋意的景色,只有紧挨着的一簇簇的睡莲没有丝毫泄劲,尽显生命向上的美丽,一个个出落得像个穿了绿色军大衣的小胖子,憨厚可爱,让人忍不住心生喜爱。

继续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,两旁依旧茂密的桂花树不时袭来阵阵暗香,沁人心脾。

几度秋意浓,最是桂花香。闻着暗香盈袖的桂花,不禁想起了桂花糯米藕,软软糯糯的,如吴侬软语般有了几分江南的温情;若再加上一坛桂花酿,与三五好友闲坐在桂树之下,别有一番滋味。依偎在桂花树下的夜来香,更为这秋色平添了几分妖娆:依傍着浓郁的树荫,尽管太阳还高挂在天空,它们却已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花苞,红的、黄的、紫的,异常热闹。难道夜来香也被臆想中桂花酿的香醇唤醒了么?

再往小径深处走,环境愈发的静谧了,内心也更加宁静,脑海里像是电影回放一般回忆着过往,有美好、有不堪、有苦难,亦有热爱和留恋;那些曾经以为天塌地陷的事情,如今看来如此的云淡风轻、不值一提。

凡是过往,皆为序章;心之所向,素履以往。所有的一切,但凡过去,都应该成为人生前

进的基石,而不是令我们心生幽怨的源泉;任何人都有拥有梦想的权力,哪怕早已青春不再,早已双鬓微霜。就像眼前秋天里的景色,有的已进生命暮年,开始下一个轮回;有的即便是同样处在生命的凋零期,却依然活得青春向上、富有朝气。人生也一样,不管在哪个阶段,只要开始,什么时候都不晚。

生如逆旅,一苇以航;行而

不辍,未来可期。我们的生活需要充满向上的动力和追逐;也需要偶尔按下生活的暂停键,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中,用心感受四季的变化、生命的轮回。细品自然界中生命葳蕤、凋零的轮回,人会变得更加谦卑,懂得如何积攒前进的力量。

那些终日的忙碌注定是日复一日的孤独,又有谁能说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不是疗愈我们内心的一剂良药呢?

那年月饼香

□刘永华

七十年代初期,幼时的我曾在菏泽老家王浩屯郭鲁过着清苦的农村生活。中秋节那天,老师嘱咐说下午放学都不要在外贪玩逗留,回各自的家里赏月、吃月饼。这是自不必说的,就本着那期待已久的月饼谁还有心思在外面玩啊。

下午放学刚进家门,我就扯着嗓子问娘啥时候可以吃月饼,“看把你馋的,等喝过了汤,月明姑娘爬高了再吃!”娘不耐烦地对我说。

终于喝过了汤,娘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放了一个木头小方桌,抹净了桌面,放上一捧刚摘的翠甜青枣儿和几个红皮大石榴。她颤巍巍地踩着小板凳,把挂在房梁上的篮子取下来,从里面拿出一个油纸包儿。我顿时瞪大了眼睛瞅着那纸包,终于打开了纸包,甜蜜的月饼香味儿弥漫开来,我使劲用鼻孔吸食着这香味儿,似乎要把那整个的月饼从鼻孔吸到肚子里去。

银盘子似的月亮已高高地挂在树梢之上了,似水如烟朦胧着的月光从遥远的天宫飘洒下来,给大地上的万物披上了银色的衣。

父亲远在百里之外的曹县工作,中秋节也不回来,我当然是想念的。哥哥姐姐们早已静静地围

坐在小方桌旁期待着,娘双手合十,朝着高挂在夜空上的月亮眯起了眼睛喃喃自语地许愿。

许愿终于结束。娘从厨房里拿了菜刀,在碗大的月饼上比画了几下,切下去,顿时月饼不再圆,变成了几个尖尖的三角形。

“娘,我要大的那一块。”“就你馋。”娘嗔怪我道。我匆匆地抓了稍大的那块月饼,还没品出月饼的香味儿,已吞下了一大口。娘把切月饼剩下的残渣儿用手划到另一只手里,背过身去,低下头——慢慢地用舌尖儿全舔沾了去,嘴巴微微地动了下。

我咽下了最后一口月饼,趁着月色明亮,吆喝聚集了“二憨子”“五精”“大胡子”等几个要好的伙伴在月光下玩耍,并互相询问着谁家的月饼好吃。

夜深了,月亮愈发的澄净明亮,就像母亲温柔的眼睛,看护着我呼唤着我回家。月光斜照着的床上,我忽然看到——母亲的蓝粗布手巾上,放着一个尖尖的月饼块儿。

爹、娘,您已经离开我多年了,如果您在天有灵,我告诉您:现在,咱家的日子已经过好了,国家的日子也过好了,总之是花好月圆——都好了!

想念母亲

□黄慧敏

两年前,慈祥的母亲走了,终年88周岁。

母亲早些年因为脑梗导致半身不遂,坐轮椅9年,临终前卧床九个月。在母亲最后的时间里,我的弟弟、妹妹、弟媳轮流在她身边照顾。2019年农历八月初九,母亲开始昏迷不醒。我们围坐在母亲的床前,我一直握着她的手,含着眼泪望着她,轻轻地呼唤着她。八月初十下午7点左右,她老人家不顾我们的呼唤,停止了呼吸……我和弟弟、妹妹、弟媳等亲人们顿时扑倒在地,失声痛哭……

前天晚上,我从睡梦中哭醒,因为我又梦见了母亲。母亲端坐在农村老家堂屋里,微笑着望着我。我和往常一样坐在她的身边,似乎对她说些什么,可是母亲只是微笑,却不言不语。一转眼,母亲突然不见了,我大声呼喊:“娘,你在哪里?”醒来后,打开灯,望着天花板,我努力回想着这个梦,努力挽留母亲的身影。两年来,这样的梦不止一次。

每次回到农村老家,刚到家时和将要离开家时,我都会走进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。多少年来,我已经看惯了那个有母亲坐在床前,或家人集聚在一起说笑、聊天的房间。可是如今,

房间内没有了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我的心的母亲,没有了往日充满着和谐、温暖的家庭气息的场景。每当此时,我都会心如刀绞,泪如雨下。

每当家中有些好吃的食品、水果时,我都会像以前那样第一时间想起:“快给母亲送点儿去吧。”可是转念一想,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的时候,我都会呆呆地站在原地,用手抚摸着那些好吃的食品,悲痛无比,泣不成声。

每当在生活中、工作中,遇到烦心事、难事的时候,我仍然会像以前那样第一时间想起:“唉,跟母亲说说去。”可是如今,当我意识到母亲真的不在的时候,我都会感到非常的无助、悲伤,泪如泉涌。两年来,无数次,无数次。

每到周末,或者是节假日、传统节日,我都会像以前那样不由自主地对女儿说:“妮,明天回老家看望你姥姥去。”可是,如今,当我意识到母亲已经不在的时候,心中顿时空荡荡的,甚至是孤独和恐惧。突然就想起了一句话: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”。失去了双亲,家乡已成故乡。如今我们姊妹几人一起再回到老家,虽然看到家中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仍感到无

比的亲切,可是,却少了以前回到家中的那种温馨和幸福的感觉。

母亲的一生,是勤劳的一生。她没有文化,一生务农。在我的记忆当中,白天母亲一边操持家务,一边参加生产劳动,晚上伴着油灯纺花、织布、缝衣、做鞋,把我的爷爷、奶奶、姥姥照顾得无微不至,把我们姊妹五人拉扯长大成人。母亲干农活是一把能手,生产队收割小麦,她经常“打头阵”,“拉趟子”;用板车往地里运肥料,她掌车把;犁、耩、锄、耙,样样能干。

母亲的一生,是坚强的一生。在母亲十四五岁时,姥爷因病去世,小小年纪的她,作为长女,帮着姥姥撑起了这个家,把我的两个姨妈、一个舅父带大。

母亲是一个和善并乐于助人的人。她没有高深的理论,却经常教导我们要“善待他人”,“要帮助生活比我们差的人”。我们小时候,经常见到她拿着我们家为数不多的粮食,或者是地瓜干儿,或者是窝窝头,偷偷送给我们村生活较为困难的邻居。

亲爱的母亲,我想您了!母亲,您在天堂还好吗,您是不是也常常思念您的儿女?

农民丰收节有感

□邵好学

秋分

你把金秋的使命,
给分开了。

前秋收获今年的播种,
后秋播种明年的收获。

丰收节

丰收不是喧天的锣鼓,
丰收不是大红的喜报。

丰收是老农,
胡子上的笑出的白菊花。